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全破时的赫显

赖云青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历史小故事丛书
显赫一时的拿破仑

赖云青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省日照县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.75印张 54千字
1981年6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2次印刷
印数：13,001—31,000

书号 K10099·1477 定价 0.27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河北、山东、河南三省人民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《历史小故事丛书》中的一种。

拿破仑是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。对内，他反对封建王朝复辟；对外，他不断地发动战争，几乎统治了整个西欧和中欧，是世界近代史上显赫一时的人物。作者以生动而简洁的笔触叙述了他的故事。

目 录

看到国王上了断头台.....	1
决心大干一番.....	9
二十五岁当上了将军.....	15
被捕.....	26
“得用大炮轰”.....	31
“要主动出击”.....	38
征服意大利.....	43
在金字塔下.....	50
进军叙利亚.....	56
“雾月十八”.....	63
做了皇帝.....	71
想要儿子.....	80
打到莫斯科.....	86
丢了皇帝位.....	92
“百日政变”.....	99
最后的岁月.....	106

看到国王上了断头台

1793年1月21日那天早晨，可有点儿古怪。

天刚蒙蒙亮，巴黎的市民们正钻在暖烘烘的被窝里，呼呼大睡的时候，圣母院的大钟，全不顾人们的酣睡，就当、当、当地响个不停。这清脆的钟声，也把睡在小阁楼里，正在打着呼噜的一个小伙子敲醒了。

这是个二十四岁的棒小伙子，名叫拿破仑·波拿巴，如今是法国的炮兵上尉。

昨天晚上，他被一本讲述炮兵技术的书迷住了，读呀读，读到最后一页时，楼下的雄鸡已经喔喔地啼起来了。他合上书，脑袋往枕头上一靠，便迷迷糊糊地沉入了梦乡。忽然间，有个传令兵送来一道国王的命令，提拔他为炮兵司令。这下子可神气了，他跨上一匹白马，威风凛凛地巡视着炮兵阵地。那一排排大炮，张着大嘴巴，趴在他脚下，正等着他下命令呢！拿破仑这时的高兴劲儿，是没法子形容的了。只要他一声令下，马上就会万炮齐鸣。他得意地挥了挥右手上的

马鞭，喊了声“预备——放！”

接着，他便侧起耳朵，倾听大炮的吼声。可是奇怪呀，从炮口传出来的却是当、当、当，一连串的钟声。拿破仑恼火了。

“怎么搞的？全是些饭桶！”他一边骂，一边上前，朝一个炮兵劈头盖脑地就是一鞭子。只听得当的一声巨响，他吓了一大跳，睁开眼来，原来是个梦。那高高的白马、金光耀眼的司令官制服，一眨眼工夫，全无影无踪了，只有一件破旧的尉官服，胡乱地搭在椅背上，还有那连续不断的钟声，响个不停。

拿破仑懒洋洋地躺在被窝里，闭着眼，想把中断了的梦接下去做。可是这钟声，从窗口，从天花板的缝隙里钻进来，直往他的耳朵里灌。

“烦死了，”拿破仑嘟噜着，无可奈何地从床上爬起来。他伸着懒腰，打着呵欠，套上军服，站到一面破旧不堪的穿衣镜子前，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自己，看看象不象个“炮兵司令”。

从镜子里，我们看到这小伙子，虽然个子不高，但长得可结实啦！胳膊上、腿肚子间，长着一搭一搭的肌肉，从薄薄的军装里隐显出来。你看他那发达的肌肉，就会觉得他能一拳打死一只老虎哩！那乱蓬蓬的金黄的卷发上，扣着顶军帽，帽檐底下，一双炯炯

有神的蓝眼睛，可厉害了，脸上，时时流露着一缕好奇、好胜的神情。

他看着镜子里的影子，拍了拍胸脯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凭这副架子，当个炮兵司令该没问题吧！”

当当当的钟声，在巴黎上空荡漾着……

“不对头，”拿破仑停止了自我欣赏，“今天的钟声这么古怪，老响着，难道又发生了什么大事？”

他打开临街的小窗，探出半个身子往下一瞧，哟，这么多人，一个个都匆匆忙忙地向广场奔去。他们当中有做工的、当小贩的、要饭的、当兵的、演戏的，甚至还有几个小军官！这些人从那弯弯曲曲、湿漉漉的小巷子里，一批又一批，川流不息地从他的小楼下经过。这些人兴高采烈地说着，笑着。几个小伙子，勾肩搭背地边走边打闹着，似乎赶去看精彩的马戏。

“奥古斯丁，这是干什么去呀？”拿破仑好不容易在行人当中看到个熟人，立刻打听起来。

“上尉先生，快下来吧，广场上要演好戏哩！”那个叫奥古斯丁的青年，摘下帽子，向拿破仑扬了扬，装了个鬼脸，便消失在人流当中了。

拿破仑明白，在这风云叵测的年头里，所谓“好戏”是有得看的。今天却不晓得又有什么新玩艺儿，

去瞧瞧。他这么想着的时候，脚已经踏在街道上，混杂在形形色色的人群里了。他觉得今儿早晨与往常不同，这座古老的城市，一清早就洋溢着一片盛大节日的气氛。这种闹哄哄的景象，好似春暖花开时节，千万只蜂箱放在百花园里，到处是嗡嗡的喧闹声。

随着人流，他来到“革命广场”（两年后，改称为“协和广场”）。广场上挤满了人，可是场外，兴冲冲的人群还不断地涌来。

“拿破仑，到这儿来。”奥古斯丁站在一座倒坍的铜像上，向他招呼道。

“是什么好戏，轰动了全巴黎？”拿破仑挤过人群，跳上铜像，气喘吁吁地问。

“今天的戏可绝啦，不但轰动巴黎，而且还要震动全世界哩！你看……”奥古斯丁指指他们的脚底下。

他们踩的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五的骑马铜像。这铜像原是矗立在广场中央的，前几天，才被愤怒的巴黎人民捣毁了。拿破仑看看地下，奥古斯丁的脚正踩在路易十五的脑壳上；自己呢，正好踏在路易十五的脖子上。

“被我们踩在脚下的是死去的国王，这不算稀奇，”奥古斯丁兴奋地告诉朋友，“现在，咱们活着

的国王陛下，也活到头了。等会儿，就得在这儿上断头台罗！”

拿破仑想刚才还梦见提拔他当司令的国王陛下，这会儿竟要上断头台，真有点儿滑稽。不过，在这种年月，这样的事也并不怎么突然。他想起四年前（1789年）的七月，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。巴黎人民拿着铁锤、锄头、棍棒，攻进巴士底狱，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，成立了共和国。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。

这共和国的领导人马克西米利安·罗伯斯庇尔，就是现在站在拿破仑身边的奥古斯丁的哥哥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禁回头看了一眼奥古斯丁。

奥古斯丁告诉他，昨天审判国王与皇后，争论到深夜才作出判决，把国王送上断头台。今儿清晨，这消息一宣布，老百姓个个欣喜若狂，巴黎圣母院的打钟人，足足撞了一个钟头的大钟。

一天最好的辰光开始了。阳光从乌云中间透出来，将教堂的屋顶照得金光灿灿，灿烂的阳光，照耀着广场上衣衫褴褛的人群，照耀着拿破仑。拿破仑身上暖和和的，心里喜滋滋的。

突然，广场上一下子静了下来，人们都伸长脖子，盯住广场中央出现的一个怪物。

那是一种老高老高的长方台子，样子有点象乒乓球桌，只是四条腿要高出乒乓球桌两倍多哩！那台子的一端竖着两根笔直的碗口粗细的柱子。柱子的顶端上架着一条横梁，象只秋千架。这条横梁上，高高地悬着一个三角形的东西，它是一把专门切脑瓜的切刀。这把切刀下面，配着上下接合起来的镶板。镶板当中，有个圆洞洞，大小正和人的脖子差不离。同这圆洞洞平行放着一块长方形的木板，平撑在台面上。台子的另一端，放着一架梯子。

这个怪物，拿破仑知道，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断头台，它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。

咚咚咚，一阵鼓响，拿破仑定神一瞧，那断头台上已有两个革命战士，架着路易十六，从梯子爬到断头台上。往日威风凛凛的皇上，如今面色死灰，全身瘫成了一堆泥似的。两个战士象拖一条死狗那样，把他拖上那张长方形的木板，掀起镶板的上半，将路易十六白白胖胖的脖子，放进圆洞洞里，然后再将上半镶板合好。

一切弄妥帖之后，全场的人都屏住气息，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。

圣母院的钟声又响了。随着钟声，只见一个战士在断头台上，按了一下弹簧开关，那三角形的大切刀



开始动了，起先是慢慢地滑下来，然后逐渐加快，最后只听见“咔嚓”一声，那颗作恶多端的肥脑袋，象西瓜那样滚落在地下了。人群中立即爆发出“共和国万岁”的欢呼声。

拿破仑开心极了，他拍着奥古斯丁的肩膀，大声嚷道：“好极了！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国王，现在，您瞧，保养得这么好的小脑瓜，又白又嫩，搁在这杀头机上，象切萝卜那样，咔嚓一下，便完事了。”

“可不是，世道变了。皇帝老子杀头，人民可要出头了。走，咱们上小酒馆去喝一杯，庆祝一下这个好日子。”奥古斯丁说完，拉着拿破仑，随着退场的人群，离开了广场。

决心大干一番

他们俩绕过杜伊勒里宫，转了几个弯，来到孔雀街的一个小酒店里。这儿很清静，没有都市的喧哗，也没有满座的顾客。特别是店里有个“雅座”的小房间，那是别有洞天的好地方。当时，领导革命的几个头头，为了不引人注目，有时也踱到这儿，坐上一坐，悄悄地会见一些人，随便喝杯葡萄酒。奥古斯丁跟哥哥来过几次，当然是熟门熟路了，所以这会儿又把拿破仑带来了。

“雅座”的角落里，有只茶几，上面摆着一盆水仙，开着白瓣黄心的小花，满屋子一片馨香。他们俩一边喝着红葡萄酒，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着。奥古斯丁几杯酒进了肚子，两颊慢慢地绯红起来，话匣子也随着打开：

“听您的口音，老弟好象是南方人？”两个青年虽然认识，但相互间的身世底子，还不太了解，趁这工夫，他就打听开了。

“不，我可不是法国本土人。我的家乡在地中海

上的科西嘉岛。”这时的拿破仑，喝了几杯空肚酒，有点儿醉醺醺了，倒很乐意向别人倾吐自己的身世，“1769年8月15日，当月牙儿从海面上升起的时候，我便在这个小岛上一个法学博士的家里，哇哇堕地了。在我出世以前，已经有一个哥哥在家当宠儿了。我是老二，在我之后，妈妈又生了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……”

“你家真是人丁兴旺啊！”奥古斯丁听到这儿，忍不住插嘴打趣。

“人丁兴旺吃苦头哩！全家十张嘴，全靠爸爸在阿雅克修城当法律顾问，赚几个小钱，糊糊口。日子过得真不惬意。我十岁那年，便不得不离乡背井，拎着小包袱，来到巴黎布里恩纳军事学校读书，因为这学校可以免费。我在这学校一呆就是五年……”

提起布里恩纳军校，拿破仑怎么也忘记不了讲他打架的事儿。一个穷得可怜巴巴的乡下佬，穿得破破烂烂，再加上他讲的法语里，老夹杂着科西嘉的土腔、土调。于是，一些公子哥儿便当着他的面，吐舌头、装鬼脸，肆无忌惮地嘲笑他。一天中饭后，一群洋里洋气的同学，又拦住他，叫他“乡巴佬儿”。小拿破仑气极了，心想，如果再忍气吞声下去，就不是一个男子汉了。可怎么办呢？他们这么多人，先向谁

进攻呢？小拿破仑在阵阵哄笑声中，低头沉思了片刻，猛地抬起头来，向周围扫视了一下，眼珠子一转，他心里已拟好了“作战”计划。他想，这些人中，只要把其中最体面的人物，狠狠地揍一顿，其余的小喽喽们，肯定会望风而逃的。主意打定了，小拿破仑装出胆小怕事、扭转身子想溜开的样子。果真不出所料，一个什么贵族的小外甥，斜着眼，打着口哨，神气活现地往拿破仑面前一站，挡住去路。小拿破仑暗自高兴，来得正好。只见小拿破仑猛地侧过身子，呼的一声，左手抓住对方的领口，右手捏起小铁锤似的拳头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，对准这小贵族的小肚子，尽平生之力，砸去一拳。那小贵族“啊哟”了一声，双手捂着肚子，便直不起腰来。拿破仑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连打带踢，狠狠地整治了他一顿。那些跟着起哄的喽喽们，这下子可慌了手脚，只将拳头在拿破仑的背脊上，雨点般地擂着。小拿破仑死死揪住手中这个小贵族，痛打不放。直揍得他缩成一团儿，趴在地下直叫唤求饶，才罢手。

说也怪，经这么一打，那些公子哥儿们尝到了苦头，晓得了厉害，再也不敢惹这个科西嘉来的“乡巴佬”了。拿破仑讲到这儿，真是眉飞色舞，这是他少年时代最得意的一个“大胜仗”。他端起酒杯，一饮

而尽，大笑着说：

“这些兔崽子，都是欺软怕硬的。死劲揍他一顿，他就服帖了。”

奥古斯丁张着嘴巴，听出了神，看拿破仑一口干了葡萄酒，忙又把酒杯斟满，说：“他们对你服帖？那倒不一定。不过不敢挑衅了，那是真的。对付贵族，就得用这个。”说着，奥古斯丁捏起拳头，在空中晃了晃，接着又问：“那末后来呢？”

后来，这打架的事终于被校方晓得了。一个乡下的穷孩子，竟敢打起贵族来，这还了得，那不是大逆不道了吗？于是小拿破仑被重重地处罚了一顿。从这时起，在拿破仑的幼小心灵里，开始仇恨封建等级制度了。在课余时间，他拚命阅读当时进步思想家孟德斯鸠、伏尔泰和卢梭等人的书，越来越觉得封建制度不合理。

1784年7月，由于拿破仑学习成绩优异，被选送到巴黎军官学校学习。可是到了第二年的10月，一个晴天霹雳——父亲去世了——震得他目瞪口呆，美妙的理想，象肥皂泡似的破灭了。他，一个十六岁的孩子，不得不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子了。他只得停学，到法国部队里去当一名炮兵少尉。不久，法国爆发了大革命，拿破仑随即宣誓效忠国家与法律。1792年，

他升为炮兵上尉，随着部队进驻巴黎。

拿破仑的身世介绍，奥古斯丁听得津津有味。他觉得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位朋友，是个人才。在小酒店门口分别时，奥古斯丁紧紧握住拿破仑的手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法国革命需要你！”

从小酒店里出来，太阳已高高地悬在空中了。这会儿，拿破仑不想回自己的小阁楼，也不高兴去兵营上班，便漫无目的地在巴黎街头溜达。溜啊，溜，不一会儿来到横贯巴黎市区的塞纳河畔。

他在河岸的一块花岗石上坐下来，眼看那滔滔不绝的河水，看着自己模模糊糊的倒影，拿破仑皱起了眉头。他觉得自己的思想，同水中自个的面目一个样：模糊不清。现在该是整理一番的时候了。他想起刚才奥古斯丁的话，又回想起这些日子来，一直留心观察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所作所为。

“政府分田地给农民，废除了贵族的特权，那些过去横行霸道的鸟男女，落得现在这个地步，也使人开心。况且今天又砍了国王的脑袋……是啊，这些全是好事呀！”想到这儿，拿破仑心里痛快极了，象大暑天里吃着冰淇淋似的。他到底把自己的思想理出个头绪来了，他相信用革命的暴力，是可以把封建王权打个稀巴烂的。